

为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的人们



第1辑



劈开天山岭

河南省文联編

河南人民出版社

目 錄

黃隊長.....	日 暉 (1)
一趟正点开出的列車.....	張孔修 (9)
劈開天山嶺.....	李好學 (14)
取水.....	黃炳長 (22)
惠濟河上.....	胡長友 (28)
醫師.....	劉炳照 (35)
地質兵.....	吳烟痕 (43)
風雪夜.....	魯 繼 (51)
采藥太行山.....	王綏青 (58)
我的師傅.....	沙發來 (67)
平頂山的詩.....	何鴻泉 (72)
藍色的曲綫.....	傅文同 (78)

黃 隊 長

日 暉

1

我到达在柴达木盆地普查的五分队时，已经是黄昏时分了。

五分队的队部，背靠山坡，十来个帐篷，一字形排开，前边是一片开阔的戈壁地带，一直伸到远方，躲在云雾间的群山下。远处，一声声轰轰的炮声，象春雷般不断传来，几支浓烈的烟柱直冲蓝蓝的高空。汽车马达声、人声沸腾着，这就是五分队的工地。他们正在用地震法①寻找石油。

从介绍信上我知道，五分队队长叫黄贤林。我在队部办公室没有找到他，有人告诉我说：“黄队长从来不蹲办公室，你到工地去找他吧。”

我向工地走去。一边走，一边想着这个队长大概是个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者。做队长嘛，不在队部指挥，倒去工地干活，真是少见！

戈壁滩上尽是各式各样的砂石、砾岩、贝壳，有的闪着亮光，有的呈暗绿色、棕褐色。照地质人员的说法，这里几万年以前是大海洋，后来经过造陆运动，就变成盆地了。现在人们正把这一片荒凉的不毛之地，变成石油的海洋。

前边有个人正在挖爆炸坑，身体隐入坑内，只露出个脑袋，把土一筐一筐地送上地面。

“同志，黄队长在哪儿？”

他停下来，拭拭脸上的汗珠，朝我打量了一番，又去干他的活儿。

“前边！”随着土块，送上来两个字。

前边，就是说往前走。可是一个爆炸坑又一个爆炸坑，得到的答复几乎是一样。我渐渐生气了，这个队长到底在哪个“前边”呵！

“同志，‘前边’在哪儿呵？”在第六个爆炸坑前，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地问。

“喔，‘前边’就是往前走。”坑里的人连头也没抬。

我生气了，又往前走了几步，大声地问“喂，你们队长到底在哪儿？”

一个人由土坑里抬起身来，长满胡须的脸仿佛一块野草叢生的荒地，带着疲乏的神色，锐利的眼睛很快看我一下，放下镢柄：“你找他有啥事吧？”

我更火了，心想：没事也就不会找他。找他有啥事，你个挖土坑的也管不着。没答理他，又往前走，可是另一个人却笑着说：“你这个同志真怪，摆着队长还问队长。”

我连忙停住脚四面望望，不见有站到外边指挥的。我又看了看那大胡须的，只见他把微笑藏在大胡须里，对我望着。莫非他就是队长？

这时候，那大胡须笑起来了，他说：“小伙子，有什么事就给我说吧，我就是。”

我的脸一阵发热，低着头把介绍信递给他了。

2

回到队部帐篷里，天早黑了。队长点起油灯，放在作为办公桌的炸药箱上。

屁股未坐热，“拍拉”，门帘掀开了，冲进来一个高大的象座塔似的汉子，口里呼呼直冒气，脸冻得紫红。

“得啦，咱这司机不干啦！”他对队长吼着。

“你当演员倒挺合适的！”队长向他掠了一眼，笑咪咪地说。

“你说吧，队长！咱这司机要对汽车负责吧？”

“我早说过了，汽车出事故，我把你折成两段，你小心着就是了！”

“这咱没意见。可现在人家把咱的车子开跑了！”

“什么？”这回队长沉不住气了，跳起来问，“谁？”

“小梁！”

“啊哈！这小子胆子也太大了！”队长生气的时候，我发觉他每根胡须都会竖起来的。

“叫他来！”他对司机挥着手说。

司机出去后，我弄明白小梁是无钱电员，刚从学校里出来，简直是个大孩子；一天到晚想学开车，快给车迷疯了。为此也曾受过批评，但仍不肯改。

小梁来了，他似乎也知道闯了祸，眼睛不敢往队长身上瞧，在角落里的一张行军床上坐了下来。

“祝贺你！祝贺你！”队长出其不意地说出这两句话，把我和小梁吓了一跳。我想笑出声，但见队长严肃地板着脸，把笑声嚥了回去。

“我有什么可祝贺的？”小梁警惕地问，非常注意队长的一举一动，故意装得若无其事。

“嘿，你还不知道？告诉你，这回你转业啦，我批准！”

“转什么业？”小梁兜兜地问。

“明天到汽车组去报到，做助手，当司机！”

“拍”地一声，小梁从角落里跳过来，脸一阵白一阵红，斩钉截铁地说：“我不干！”

“为啥？”队长倒没防到对方这么硬。

“上级规定不能强迫改行！”

“是强迫吗？”

这句话象一服良药，把小梁制住了。他退回角落里，默默地思索着。半晌，才说：“黄队长：二次我不开啦。”

“哼哼！”队长用鼻子哼着，表示很不信任对方。

“真的！”小梁又跳出来了，真挚地望着队长。

“这次呢？”队长的脸色变得柔和了。

“这次罚修路五百公尺。”小梁爽快地说。

“嗨嗨！”队长也禁不住笑了，他就喜爱这种小伙子，
“不开空头支票吗？”

“这就去干！”小梁甩身往外钻，给队长一把拉住。

“别忙，昨天王司机给我捎来一个牛肉罐头，咱们把它完成了再去干吧！”

“不……”

“得啦，我的司机老爷！”队长呵呵笑着，一把抓住小梁的肩膀。

3

工地的野外工作完成以后，室内整理资料工作就成为重点的中心任务了。那天，黄队长找到技术负责人周文，说：“老周，室内情况怎么样？”

周文从图纸堆中站起来，用手把眼镜往上一推，仿佛有点吃惊似地看看黄队长，苦笑一声，说：“算啦，老黄，你就忙别的去吧！”

“怎么能这样说？我应该了解室内工作情况的，你谈谈吧！”
黄队长坚持自己的意见。

“好吧！”周文无可奈何地摊摊手，在桌上忙一陣，拿过一張图紙，往上一指，問道：“这是什么你懂嗎？”

把黃隊長給難住了。他这个从小在工厂做工，后来为革命扛了十多年枪杆子的人，的确无法从那些曲曲弯弯的綫里获得什么。他惆悵地摇摇头。

“怎么样，不懂吧？”周文象得胜了似的，又把图紙放回桌上，好象很誠懇地对黃隊長說：“老黃呵，拉拉行政工作你是很在行的，可这是——”他停頓一下，希望从黃隊長那張平靜的臉上找出适当的字来，“这，这是科学！”他故意把科学二字說得很特別，好象科学是一只只在高空飞翔的普通人捉不到的鳥儿似的。

这会儿，队长的臉被憤怒和激动拉扯着，仿佛每一根皺紋都会迸出火花来。但他立刻鎮靜下来了，用平常的調子說：

“不，周文同志，对于一个共产党员，科学不会永远是陌生的东西。党今天交給我这队长职务，是要我担負起全队的一切工作，包括行政和技术。我要对党負責。我虽是轉业干部，技术方面不懂，但主要还是自己没有抓紧時間学习。这是我的缺点，今后一定改正。希望你多多帮助和指教。”

这一席話把周文說得无从回答。他向周文要了一份室內工作計劃和一些資料，匆匆地回自己帳篷去了。

晚上，我正在写日記，队长来了，坐在行軍床上，一支接一支抽烟，一句話不說。过了半晌，他忽然丢掉半支烟蒂，對我說：“小吳，咱和你商量一件事怎么样？”

我很奇怪，虽然我和他还不够熟，但作为一个队长，他可以下个命令，还商量什么？

我說：“你說吧，黃隊長，你說了我就照办就是。”

他笑咪咪地說道：“这回是要听你的，看你肯不？”

說完，從口袋里掏出一本“普通地球物理勘探”的書。我笑了，開玩笑地說：“隊長，莫非你也想得科學獎金？”

他說：“不，科學獎金咱不想要。可咱也得向科學進軍，要不生活就會嚴厲地命令你說：‘退伍吧，大老粗！’不學習不行啊！”他握住我的手，懇切地接下去說，“咱們訂個師徒合同，包教包學怎麼樣？”

這天晚上我們上了第一課。

從此以後，天一黑他就來了。我的學生是十分刻苦努力的。上完課我就睡了，而他卻一直伏在油燈下，頭髮被火苗燒得吱吱叫，津津有味地演算著一道道公式。時而低語，時而來回踱步思考，有時突然叫起來：“嘿，這‘破玩意’真妙呀！”嚇人一大跳。

有次，我睡得正甜，忽然被他搖醒了，他問我：“你說周期那玩意是不是好比咱們走路，左腳先走，然後右腳走，再用左腳走，——這一個動作過程的時間叫周期，對嗎？”

我驚奇他竟然會想出這樣通俗易懂的比喻，說道：“對的，一點不錯！”

他高興得直蹦跳，抱歉地把被子為我拉嚴，說：“又打擾你的瞌睡。可我一有問題弄不通，就忘了你在睡覺，就把你弄醒了。睡吧，睡吧！”

晚上，帳篷里是很冷的，我鉆在被窩里還覺得有些不暖，而他的剛毅熱情卻戰勝了寒冷和疲勞，他那股無堅不摧的勁頭，一切困難都不在他的話下似的。過會兒，我正迷糊睡去，又被搖醒了，但他立刻記起什麼，把被子一拉：“看我这坏記性，說了就忘！呵，睡吧，睡吧！”

4

快到撤隊的日子，分隊上每一個人都很忙。黃隊長每天和

大伙一起拆帳篷、抬仪器，晚間，还要巡邏查崗哨。

可是，他的臉色也日漸憔悴了，眼窩深深地陷了进去，走路一瘸一瘸，显出很艰难的样子。問他是否有病，他笑笑說：

“哼，你們甭小看我这付瘦架子，南下追白匪，朝鮮打老美，都是它呢！老实說，三鉄錘也难揍倒我！”真的，他有时，一个人可以对付一桶汽油呢！

一天早晨，我去他办公室。走到帳篷門口，听見他在說話，“喂，起来，这一点疼痛算什么？別偷懶了，別強調客觀原因了，你是队长，人家都忙得要命，你哪能躲在被窩里享福？好了，好了，那回子彈打断腿骨，你还带头冲锋呢！現在，你怎么啦，老了？不，不……”

我从門縫里看进去，大吃一惊，里面只有他一个人，抱着膝盖揉着。我立刻意識到是怎么一回事。

“黃队长。”我掀帘进去。

他吓了一跳，連忙跳下床，但却搖搖晃晃沒站穩。我上前扶住了他。

“你有关节炎？”我看着他的臉色問他。

“不，昨儿在鉄杠上碰了一下，没什么……”

“別騙人了，我都听見了！”

他突然生气了：“你怎么可以偷听別人的話呢？同志，这是不道德的！……”忽然又叹口气說，“可不能和医生說，他会把我送內地去的。”

“你是該回內地去了，队长。身体第一，养好了还能為革命工作的！”

“什么，那这一摊子交給誰？最后的几天我能溜走，要不能按时撤队，都冻死在野外算啦！”

我低下头去，默默地說：“同志們商量着干，能撤回队

的。”

他說：“你是說多了我這個白吃飯的隊長了，呵，你說！……”

“隊長，你別冤枉人，我決沒有這個意思！”我焦急地解釋着。

“不管你有沒有這個意思，我堅決不走，不回去！”他象和誰吵架似地吼着。接着低下聲來懇求地說，“小吳，幫個忙，別和醫生說，過兩天我自己請求回內地，怎麼樣？”

“過兩天？”

“對對！你答應了吧？絕對保密，咱們說定了。走，現在干活去！”

他好像什麼病也沒有，衝出帳篷，一瘸一瘸地走去。

但不幸的事情立刻發生了，當天晚上在巡邏的時候，他昏倒了，直到早晨才被人發覺。柴達木冬季晚上溫度降到零下40度，受了這一夜的凍，他有關節炎的腿是不中用了。

人們把他抬進帳篷，生起三個火盆，他緩緩醒過來，翻來復去哼哧着，手在腿部捶着。看到這情景，我心中象刀割似的。

醫生檢查以後說：“怎麼以前沒聽他說有關節炎？早發覺送回去，病要輕微得多了，這個人真是固執，現在得走！……”

這話給隊長聽見了，他睜着帶血絲的眼睛，惡狠狠地說：

“我不回去！”

醫生不聽他那一套，對司機說：“備車吧，馬上就動身！”

隊長被安置上車後，和每人握手告別，當和我握手時，他低聲說：“別難過，我見你情緒不對頭。沒事，一到暖和的地方，立刻就會好的。”

“这都是我的錯！”我悔恨地說，“我要早告訴医生，一点事沒有。”

“別感情用事了，在我們这个国家里，还怕医不好我这点子小病？哈……”他又笑了。

車开动了，同志們跟着車跑，拉着队长手不放。我看見这个坚强的战士的脸上，閃动着几顆男子汉的眼泪……

註：地震法，是地球物理探礦方法的一种。

1957.10于北京

一趟正点开出的列車

張 孔 修

这是一年以前的事情。

天麻麻亮，就下起雨来了。

列車在距离終点站——郑州——还有兩站路的謝庄車站停住了。司机馬志清脫下烏黑的手套，解下圍在脖子上的毛巾，擦着額上的汗水。虽然是深秋的早晨，又下着雨，寒意已很濃厚，但兴奋的心情加上緊張的劳动，不但让司机馬志清渾身感到热呼呼地，副司机老陈和司炉小李的头上，也同样流着汗。

他們三个人的兴奋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他們在漯河出乘以前，机务段长交代他們到达郑州后的折返任务是，牵引一趟从东北来的装有长江大桥桥梁的列車南下。并且再三囑咐他們，建筑大桥的工人等用桥梁，必須从郑州正点开出，及时把桥梁送到工地，否則会影响大桥工程的进度。这可把他們三个人乐坏了。不是嗎，誰不愿意为建設长江大桥出一把力呢？

可是，这样的光荣任务，也不是全段每一个乘务组所能普遍争取到的，这多少要看谁更幸运了！因此，当段上的乘务员知道这个消息后，都来向马志清他们三人庆贺，并祝他们胜利地完成任务。司炉小李更高兴得跳起来。当时，马志清怀着激动的心情，代表乘务组向段长和段上的全体乘务员提出保证：一定要把开往郑州的这趟列车，做到沿途不晚点，不发生事故，准时到达郑州，以便将装有长江大桥桥梁的列车，正点由郑州折返南下。

在这共同的目标下，一路上，他们齐心协力地操作着，列车果然正点而又安全地到达谢庄车站了。现在，眼看就要到达郑州，他们一想到将要用自己的力量，把大桥的桥梁运送到工地的时候，虽然身在远离武汉的谢庄车站，心却早已飞到热火朝天的工地，思想感情也早已与建桥的工人们紧密地连在一起了。在他们眼前，好象看到了一幅建桥工人们紧张地把桥梁架在滔滔长江的半空中的壮丽图画。三个人会意地你看看我，我望望你，脸上不约而同地流露出幸福的微笑！

“把煤添匀些，做好开车前的准备。”马志清对着正在往炉里添煤的司炉小李说。

“放心吧，大车。保证供得上汽，出不了问题！”

小李充满信心地带着笑回答着，一面用一只沾满煤炭的手，抹着脸上的汗。立刻，他的脸上，显出五条黑色的手指印。

“擦一擦吧，看你脸上……”副司机老陈递给小李一块毛巾，三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爽朗的笑声，飘荡在黎明的雨丝风片里。

在平时，五分钟的停站时间，不知不觉地就过去了，而现在，他们却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慢。马志清不停地看着手表，一分钟，二分钟……，好容易到了应该开车的时候，马志清立刻

做好開車的姿勢，可是，就这样过去了好大一会功夫却還沒看見站長出來顯示發車信號。焦急的火，在他們心里燃燒着；小李等得不耐煩，霍地跳下機車，對馬志清說了聲：“大車，我去站上打听打听消息，到底咋回事。”便冒着雨，飛也似地往站台跑去。

雨越下越大，雨點打在駕駛室的玻璃窗上沙沙作響。寒意更濃了些。一陣冷風吹來，馬志清打了一個寒噤，但他沒有注意這些，他的額邊暴出了青筋，眼睛鼓得大大地直盯着手表。隨着時間一秒鐘一秒鐘地過去，馬志清越來越着急，他連連地躁着腳。這可不是鬧着玩的啊，大橋的工人眼巴巴地盼望着橋梁，千萬不可誤事，況且自己親口提出堅決完成任務的保證。眼看就要到達鄭州，却出了岔子，超過停站時間還不能開車，看來要晚点到鄭州了，這樣，勢必影響這趟裝有橋梁的列車從鄭州正點折返，延誤了大橋工程的進展。這樣重大的事情，怎能不使馬志清着急；但是着急有什麼用呢？鐵路運輸必須服從車站的指揮，這是鐵的紀律啊！馬志清只能按捺住急躁的心情，无可奈何地等待着，等待着小李打听消息回來。

好容易小李回來了。他跳上機車，也顧不得擦身上的雨水，气喘喘地對馬志清說：“哎，真不巧，站長說有一趟直達列車已經從鄭州開出，要我們會過這趟車後再開車。”

這真是一個晴天霹靂！馬志清張着嘴，呼吸短促的說不出話來。這時，除了沙沙的雨點聲以外，駕駛室里呈現着一片可怕的寂靜。過了一会，還是馬志清先從震驚中清醒過來，他覺得事已至此，一切急躁焦慮是無濟于事的。他開始明白在這樣的情況下，自己應該做的是什麼。一種高度的責任心鞭策着他，他猛省到無論怎樣不能耽誤大橋的工程，必須想盡一切辦法，使這趟裝有橋梁的列車，按照原計劃在鄭州正點開出。於是，

他用平靜的口气，对着副司机老陈和司炉小李說：“事情已經这样了，我們来商議商議吧，反正不能叫建桥工人老等着桥梁！”

“对！我們一定要战胜困难。”老陈和小李同声回答着，小李还捏紧拳头在空中乱晃，好象在宣誓似的。

凭着他們的运输經驗，判断出这趟直达列車，在十分鐘以后可以通过謝庄車站，加上目前已經超过的停站時間，計算起来要晚二十分鐘，才能到达郑州。“三个臭皮匠，抵个諸葛亮”，他們商議决定：一面開車后加快速度，途中赶点①，一面趁現在閑着，先做准备工作，好让機車到达郑州入庫②后，減少技术作业③時間。双管齐下，爭回这二十分鐘。

商量停当，三个人就分头动起手来。司机馬志清檢查机件，副司机老陈清扫烟箱和压干油，司炉小李整理鍋炉火床。雨还是不停地下着，但擋不住他們火热的心。他們珍惜着每一分鐘每一秒鐘，緊張地工作着。

远处傳來轟隆隆的火車声音，郑州开出的直达列車，飞也似地从他們身旁过去了。他們的准备工作也剛好作完，这时，出站信号机的臂木垂下来了，站长也出来显示了发车信号。馬志清象久旱逢甘雨似地长长地拉了一声汽笛，車头拉着列車，离开了謝庄車站。

一出站，緊張的战斗开始了。馬志清提高了手把，滿开着汽門，小李操起鉄錘，不停地往炉里添煤，老陈帶上风鏡，目不轉眼地向前了望着。列車象风一样的在鐵道上奔馳，三个人都不說一句話，他們在和時間賽跑。他們的共同心愿是赶点，赶点！

只要有决心，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他們毕竟跑在時間的前面了。原来需要三十分鐘的路程，他們只化了二十五分鐘就

到达了郑州，——赶出了五分鐘。

馬志清他們在乘务中的遭遇，郑州站长完全清楚，他也正为这趟装有桥梁的列車能否正点开出而着急！现在，看到馬志清赶点五分鐘到达郑州，就意識到这个乘务組的决心，心里感到一陣喜悅。他預先就站在列車停站地方的前端，列車剛停妥，站长就跳上機車，感激地握着馬志清的手說：“啊，你們辛苦了！”接着关心地問，“桥梁列車正点发车能么？”

馬志清沒有就回答，只胸有成竹地含笑望着他的伙計，老陈和小李也会意地微笑着。直到看見站长有些发急，馬志清才点了点头坚决地回答着：“能啊！”并且告訴站长，他們在謝庄站停留的时候，已經做好了准备工作了。

“嘿，真棒！”站长惊喜地翘起大拇指，“亏你們想得这样周到。”

“不是我們想得周到，”馬志清說“是我們想早点在长江上面开火車呵！”

“哈哈，哈哈……”大家都笑了起来。

由于事前已做好了准备工作，機車入庫以后，只需进行加煤上水和补充砂子的工作。因此，原来規定三十五分鐘的庫內技术作业時間，只用了二十分鐘，馬志清他們又駕着機車，精神抖擻地出庫了。

桥梁列車終於正点开出了郑州站。当馬志清他們三人滿怀着幸福的喜悅牽引着列車已經离开了站綫，还听見后面站台上的一片欢呼声……

1957.11.18

註：①即節約時間。

②指機車停放的庫房。

③機車到达目的地后，必須進行檢查机件及加煤上水等工作，这叫技术作業。

劈 开 天 山 岭

李 好 学

1

烏庫公路，北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所在地——宏偉壯闊的烏魯木齊，南止盛產西瓜、無花果的南疆名城庫爾勒，它是新疆工農業生產大發展的重要保證，是跨越天山嶺，溝通南北疆的各族人民的幸福大道。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筑路大軍（即大部分由河南青年垦荒隊員組成的生產建設兵團工程部隊）浩浩蕩蕩地開進天山，向風暴、冰雪、岩石展開了激烈的戰鬥。

峻巖萬丈，雪深過膝，冷風刺骨，滴水成冰，在這酷寒的季節里，千百萬個青年隊員戴上皮帽，穿上毡筒，扛起行李，抬上帳篷，向天山挺進。沒有路，他們就攀着石棱和草根，爬過一個個冰峰雪嶺，架火把攔路的巨石燒紅，然後潑上冷水，用廿四磅大錘一夯，巨石粉碎，天山才又吐出一段路來，雪水沖激着冰塊，一條深壑攔住了去路，他們就跳下冰窟，壘起巨石，架起一座座既可行人又能駛車的便橋；一寸寸挖開冰雪，一步步攆起巨石，前進！腳凍硬了，毡筒濕透了，就用天山的松枝生起熊熊的篝火，暖一下，掄起十字鎬和砍土鏟，繼續干，繼續前進！

一九五七年三月，他們終於克服了重重困難，全部開進天山。那時，因為交通阻塞，物資運不進來。沒有鍋，用石頭架起臉盆，燒溫了雪水解渴，餓了就啃上幾口從山下帶來的干糧。沒有鋪，把冰塊、石頭挖開，攤上毡子，鋪上被子就能睡覺，

早晨起了床，掀开毡子，石头还是那么冷，冰块还是那么硬。帐篷只能挡风不能遮雪，他们就用天山的石头和松树盖起了一排排“地窝子”，不仅建设了整齐、光线充足的办公室和宿舍，还有合作社和食堂，更有门诊室和可以容纳数百人的俱乐部。

这些平凡的人，不仅在这里扎下了营房，而且生活得舒适愉快：收工后的时间或假日里，俱乐部里有电影放映或文娱节目演出，他们自己开辟和安装的球场上，又是一场接一场的热烈而紧张的球赛。这沉睡了千万年的峡谷里，到处是人声欢笑，锣鼓铿锵，好象是为修通乌库公路而唱响了威武雄壮的前奏曲。

2

“马到山前必有路”，流行在河南一带的这句俗话，来到天山后峡就不能用了。

后峡，真峡啊！峡底是黑古洞洞、不知多深的山涧，两岸尽是笔直的高入云层的绝壁悬岩，即使是健飞的苍鹰也难以穿过这山靠山、岩接岩、阴森森严的峡谷。可是，这些年轻的垦荒队员，就要在这一百二十公尺高的石壁上，凿出一条可以飞驶汽车的大路来。他们象猴子一样轻捷，胸脯贴紧冰冷的石壁，一寸、一步地攀上雪岭。在那石缝里的古松上，拴妥一根根三百多公尺长的“安全绳”。他们每天就抓住这些绳子，蹬着碗口大的滑溜溜的脚窝，爬上悬岩，吊在半空中，抡起铁锤，凿出一个个几丈长，二、三尺深的大炮洞。